

《救雪艳》

主要角色

莫怀古：老生

莫成：老生

雪艳：旦

汤勤：丑

情节

明时，钱塘莫怀古，新任太常寺，还乡祭扫。遇汤勤落魄卖画，怜而收之，待如上宾，并荐与旧识严世蕃。先是，美姬雪艳，原系宦门女，误入勾栏，逼娼不从，备受鞭打。莫怀古见怜，赎为侧室。

根据《京剧汇编》第三十九集：李万春藏本整理

【第一场】

莫怀古（内白） 莫成带路！

（莫成背包袱上，莫怀古骑马上。）

莫怀古（西皮摇板） 离家乡求功名京都前进，
但愿得此一去直上青云。

（白） 卑人、莫怀古。乃浙江人氏。在省得中孝廉。娶妻傅氏，所生一子，名唤莫豪，业已入学攻书。明春乃大比之年，因此辞别我妻，带领仆人莫成上京会试。若是得中，自不必说；如不得中，我有传家至宝玉杯一只，名曰“一捧雪”，带在身旁，献与当今，亦能借献宝得取功名。一路行来，已到苏州地面。看此地山青水秀，寒梅正开，好个小阳春景也！

（西皮原板） 莫怀古跨雕鞍风尘远路，
过关山越雪岭来到苏州。
小阳春风光好寒梅欲吐，
一路上观不尽美景清幽。
但愿得此一去青云得路，
但愿得此一去独占鳌头。
到城厢不觉得黄昏日暮，
天色晚叫莫成速把店投。

（白） 看此处已到苏州关厢。天色不早，你可上前打店，在此休息一宵，明日早行。

莫成（白） 如此就请老爷下马，待小人前去打店。

莫怀古（白） 待我下马。

（莫怀古下马。莫成看。）

莫成（白） 原来此处客店甚少。哦，这家倒也洁净。
店家哪里？

店家（内白） 啊哈！

（店家上。）

店家（念） 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

（白） 客官住店吗？

莫成（白） 正是。可有上房？

店家（白） 后院有上房三间。

莫成（白） 接过马匹，前边带路！

（店家接马。）

店家（白） 伙计们，多加草料！

（众伙计内同应。）

莫怀古（白） 带路！

店家（白） 随我来！

(店家、莫怀古、莫成同进。莫成卸包袱，与莫怀古掸衣。)

店家 (白) 公文财物，交明柜上！

莫成 (白) 这包裹我们自己看守。

店家 (白) 如若不交，可是失物不管哪！

莫成 (白) 哪个要你来管？

店家 (白) 客官用什么酒饭哪？

莫怀古 (白) 美酒一壶，下酒菜蔬备它几样。

店家 (白) 是啦。

(店家下，拿酒饭上。)

店家 (白) 酒到、饭到。

(莫成斟酒，莫怀古饮酒。)

雪艳 (内白) 苦哇！

(莫怀古惊。)

莫怀古 (白) 店家，这是哪里来的女子啼哭之声？

店家 (白) 客官有所不知，我们这店后头一墙之隔，就是妓院。新近买了一个姑娘，名叫雪艳，读书识字，长的十分美貌。就是到妓院以来，这么些天啦，叫她接客，她就寻死觅活。鸨儿因此将她毒打。方才客官听见的女子哭声，就是鸨儿又在打雪艳哪。

莫怀古 (白) 如此有志气的女子，为何流落妓院？

店家 (白) 详细情形，我不知道。听人说，这雪艳还是名门之后哪！皆因他父母双亡，他叔叔是个无赖子，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就把他侄女诶到妓院卖给鸨儿啦。

莫怀古 (白) 原来如此，可怜哪可怜！

莫成 (白) 老爷，一路风尘饥渴，快些用饭吧，管他作甚？

莫怀古 (白) 如此有志气的女子，堕落风尘，未免可惜。酒饭少时再用。

店家，你领我前去妓院，一见此女！

(店家背供。)

店家 (白) 这位客官连饭都顾不得吃了，马上就要去，可真有点儿急碴儿。

莫成 (白) 老爷乃是文人举子，进京会试，岂可到那花街柳巷，随喜冶游？

(莫怀古欲行又坐。)

莫怀古 (白) 是呀，我乃文人举子，此等地方是去不得的。莫成言得极是。哎！我不去了。

(莫怀古饮酒。)

雪艳 (内白) 喂呀，打死人了！

(雪艳内哭。)

莫怀古 (白) 啊，这女子哭声惨切，句句送入我的耳内。我闻此哭声，这酒饭怎能下咽？有道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岂可见死不救？

店家，你还是领我前去。

莫成 (白) 老爷，妓院乃是是非之地，老爷是断断去不得的！

莫怀古 (白) 我主意已定。怜香惜玉，人所同情。莫成你不要拦阻，好好看守“一捧雪”，我去去就来。正是：

(念) 未跳龙门先访艳。

(店家、莫怀古同下。)

莫成 (白) 咳！

(念) 只恐怜香惹祸灾。

(白) 这是哪里说起！

(莫成下。)

【第二场】

嫖客甲、
嫖客乙 (内同白) 走啊！
(【小锣】。嫖客甲、嫖客乙同上。)

嫖客甲 (念) 每天逍遥浪荡，
嫖客乙 (念) 终朝问柳寻芳。

嫖客甲 (白) 兄弟请啦!

嫖客乙 (白) 请啦!

嫖客甲 (白) 昨天有人给我送信, 说是咱们苏州关厢妓院, 新近来了一个妓女, 名叫雪艳, 长的十分好看。今天哥哥请你去打个茶围, 你瞧好不好?

嫖客乙 (白) 好极啦。咱们走!
(嫖客甲、嫖客乙同走圆场。)

嫖客甲 (白) 哎, 说着说着到啦。走着走着!
(嫖客甲、嫖客乙同进。)

嫖客甲 (白) 有人吗?
(鸨儿上。)

鸨儿 (白) 二位大爷来啦? 请这屋里坐!
(嫖客甲、嫖客乙、鸨儿同进。)

鸨儿 (白) 二位大爷可有些日子没来啦。

嫖客甲 (白) 可不是吗, 我这两天竟忙着兑款啦。

鸨儿 (白) 这么一说, 大爷您发财啦。我们可得托福!

嫖客乙 (白) 什么托福不托福, 我们来了就为花钱来啦。赶快叫姑娘出来见见!

鸨儿 (白) 孩子们见客呀!
(四妓女同上。)

鸨儿 (白) 黛玉, 翠红, 情情, 惜惜。

嫖客甲 (白) 还是这些旧人儿? 我都见过。不行不行!

四妓女 (同白) 看不上咱们, 咱们走吧!
(四妓女同下。)

嫖客乙 (白) 你们这儿不是新来一个姑娘叫什么“水饭”吗?

鸨儿 (白) 雪艳。

嫖客乙 (白) 对, 不错, 就是雪艳。你把她叫出来, 我们看一看。

鸨儿 (白) 大爷, 您还提哪? 雪艳这孩子从打到我们这儿来, 每天哭哭啼啼, 一叫她见客, 她就寻死觅活。您赏脸, 招呼别人吧!

嫖客甲 (白) 呕! 我明白啦。不用说, 是看我们不像财神爷, 故意摆这臭架子。我今天非见雪艳不可!

鸨儿 (白) 大爷, 您别生气, 我给您叫她。
(鸨儿向内。)

鸨儿 (白) 我说雪艳哪, 到前边儿, 有人打听你哪。你要再不出来, 我就打死你这不要脸的东西!

雪艳 (内白) 苦哇!
(雪艳上。)

雪艳 (唱) 可叹我清白身堕落妓院,
保贞节倒不如寻死自残。
又听得那鸨儿恶声呼唤,
我只得含羞辱来到堂前。
(白) 妈妈, 唤我有何话讲?

鸨儿 (白) 你这叫“明知故问”! 咱们窑子里还有什么事? 我叫你见客去!

雪艳 (白) 妈妈休得如此, 我乃清白良家女子, 怎能见客?

鸨儿 (白) 有二位财神爷来啦, 你赶紧上前招待! 要是把财神爷着恼啦。轻者是一顿臭骂; 重一重儿就许要了你的小命儿!

雪艳 (白) 要命么, 杀剐任凭于他。我、我、我是至死不能见客的呀!
(雪艳哭。)

嫖客甲 (白) 好啊, 这叫“给脸不要脸”! 不给你点儿厉害, 你也不知道老爷是谁。
(嫖客甲挽袖。)

嫖客乙 (白) 大哥何必动气哪? 咱们有的是钱, 什么地方花不了? 走着走着, 何必跟她们呕气哪?
(嫖客甲、嫖客乙同下。鸨儿怒。)

鸨儿 (白) 好啊! 眼瞧着活财神爷, 你都给气跑啦。眼睁睁的大元宝挣不到手。
(鸨儿拿打彩。)

鸨儿 (白) 你不是不愿意活着吗？爽得我就把你活活的打死！
(鸨儿打雪艳，雪艳跑。店家、莫怀古同上，莫怀古拦。)

莫怀古 (白) 妈妈你不用乱打！

鸨儿 (白) 我只顾跟她呕气，老爷来啦，我都不知道。老爷请坐！
(莫怀古坐。)

莫怀古 (白) 妈妈，你为何毒打此女？

鸨儿 (白) 不瞒老爷您说，自从我把她买来，她每天哭哭啼啼，不肯接客。她说她又“清”啦，又“白”啦。我们这儿也不管“清”不“清”、“白”不“白”，反正拿银子买来的人，开开门，挺大的挑费。她不肯接客，我们就都饿死啦。刚才来了两位阔大爷，平日真舍得花钱，点名儿要雪艳，这不是肥猪拱门吗？我把她叫出来，叫她上前招待。不想她三言两语，把人家给气走啦。眼看着煮熟的鸭子给飞啦！

店家 (白) 您听听，敢情逛窑子的老爷们不是“肥猪”，就是“煮熟的鸭子”，这两钱花的总算不冤。

鸨儿 (白) 说着说着，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我还得打她！
(鸨儿打雪艳。)

莫怀古 (白) 妈妈，看在卑人的面上，暂时免打。我有话对她言讲。

鸨儿 (白) 老爷您甭管，她简直是给脸不要脸。
(鸨儿打雪艳，莫怀古气，捋髯。)

莫怀古 (白) 鸨儿，你好大胆！
(莫怀古手扶鸨儿打彩。)

莫怀古 (白) 卑人这里好言相劝，你执意不听，竟将此女这般毒打，似你们这当王八、鸨儿的，用金钱买来良家妇女，作此皮肉生涯，不清不白，不仁不义，无廉无耻，又残又忍，又毒又辣，真真是世间的蠢贼，人群中之禽兽也！
(唱) 鸨儿作事太残忍，
好言相劝你不听。
送你当官去理论，
逼良为娼问罪名。
(白) 似你这样逼良为娼该当何罪？来来来，我与你当官辩理！
(莫怀古揪鸨儿。)

鸨儿 (白) 老爷，您别生气，我再也不敢打她啦。

店家 (白) 你才是“给脸不要脸”哪，这也成啦。她们这种人，就得跟她动横的。

鸨儿 (白) 老爷您想，我们虽是下贱营生，可也将本图利。难道拿银子买来，就白白地养活她不成吗？

莫怀古 (白) 你苦苦叫她接客，不过为的是银钱。我这里有银子一锭，你暂且拿去，待我问她几句。

鸨儿 (白) 老爷，您这银子我不敢接。

莫怀古 (白) 却是为何？

鸨儿 (白) 我接了老爷银子，要她摆酒，她不肯陪酒；要她烹茶，她也不肯斟茶，老爷白花银子，少不得您也得生一肚子气。

莫怀古 (白) 银子你只管收下，我一不摆酒，二不品茶。我是要——

鸨儿 (白) 要怎样？

店家 (白) 八成要住局。

莫怀古 (白) 要问她几句话呀！

鸨儿 (白) 这位老爷说话大喘气，吓了我一大跳。
(鸨儿向雪艳。)

鸨儿 (白) 你听见了没有？人家白花花一锭银子可拿出来啦，人家要跟你说会子话儿，你可别别扭人家。虽然老爷说不吃茶，我也得替您泡一壶好茶去。
(鸨儿下。)

莫怀古 (白) 小姐，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因何堕落平康？请道其详！
(雪艳不理。)

莫怀古 (白) 啊，小姐为何沉吟不语？
(雪艳以袖遮面。)

雪艳 (白) 座上客官，不知作何生理？

莫怀古 (白) 卑人莫怀古，乃浙江举子，进京会试，路过此地。

雪艳 (白) 既是会试举子，就不该来到此地！

(〔冷锤〕。莫怀古失色。)

莫怀古 (白) 哦，她倒来了！

店家 (白) 这一锭银子花的真不错！

莫怀古 (白) 小姐休要错怪，卑人并非寻花问柳而来。是我住在前面店房之中，隔墙听得小姐啼哭，细问店东，方知小姐堕落风尘，清白自守，是个可怜有志的女子，故尔特来相访。小姐说明来历，卑人或能设法搭救于你，也未可知。

店家 (白) 可不是吗？这位客官现住在我们店里，隔墙听见你哭啦，连饭都顾不得吃啦，特意来看你。趁着你领家妈没在眼前，你何妨说一说你的委曲哪。

(雪艳偷视莫怀古，暗点头。)

莫怀古 (白) 小姐不可卧在地下，男女授受不亲，我不能相搀。你可自己起来，坐在一旁，也好讲话。

(雪艳起，痛，跌，复起，旁坐，低头。)

莫怀古 (白) 小姐有话，慢慢讲来！

雪艳 (白) 客官容禀！

(雪艳背供。)

雪艳 (唱) 看此人天生就端方模样，
五官正他一定心地纯良。
或者是救命星从天而降，

(雪艳转向莫怀古。)

雪艳 (唱) 转面来对客官细说衷肠：
奴本是苏州人深闺生长，
知诗书通礼义谨守闺房。
都只为奴父母双双命丧，
狠心叔骗卖奴落水为娼。
清白女我岂能作此勾当，
恶鸨儿打得我遍体鳞伤。
这就是奴身世当面言讲，
愿客官发恻隐作我慈航。

莫怀古 (白) 噢！

(莫怀古背供。)

莫怀古 (唱) 听她言不由我心中暗想，
不忍看贞节女落水为娼。
倒不如纳小星对她言讲，

(莫怀古转向雪艳。)

莫怀古 (唱) 尊小姐我有话对你商量。

(白) 小姐，卑人莫怀古，乃浙江钱塘人氏，早举孝廉，家中有妻。今日看小姐在此落难，倘若袖手不管，只恐小姐你不失贞节；便有性命之忧。欲待备得身价银两，将小姐赎出妓院，此处又无亲友可投。若与卑人一路同行，有些不便，这、这便如何是好？

雪艳 (白) 倘蒙客官相救，出此火坑，情愿充一丫鬟使女，服侍夫人左右。

莫怀古 (白) 小姐既肯屈尊，卑人有意将小姐聘为侧室夫人，一路赴京。待等会试完毕，一同还乡。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店家 (白) 趁早点头，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啦。

(雪艳背供。)

雪艳 (白) 我看此人相貌端方，将来当必大贵。想我薄命人儿。既然落水为娼，还讲什么“正室”“偏房”，只好听天由命也！

(唱) 听客官要将奴纳为小星，
倒叫奴脸含羞难以为情。
想婚姻也是那天缘早定，
总比这在青楼胜似十分。

羞答答走上前低头跪定，

(雪艳跪，莫怀古搀。)

莫怀古 (笑)

哈哈……

(唱)

尊小姐快请起我有话云。

(白)

小姐请起。我且问你：你叔父卖你之时，但不知身价多少？

雪艳 (白)

叔父卖奴之时，假说将奴送往舅父家中。卖奴身价，奴却不知。后来听得本院姐妹言讲，身价不过百两。少时鸨儿如若多说，不可相信。

莫怀古 (白)

那个自然。

(莫怀古向店家。)

莫怀古 (白)

烦劳店家，叫我那仆人莫成快快送来纹银二百两。

店家 (白)

交给我啦。

(店家出。鸨儿拿茶壶上，相碰。)

鸨儿 (白)

店小哥，你上哪儿去？

店家 (白)

我有事去。

鸨儿 (白)

雪艳这半天可跟这位客官对眼了吗？

店家 (白)

她现在变了笑容啦。你看看去吧！

(鸨儿偷看。)

鸨儿 (白)

可不是吗？这回鸭子可煮熟啦。

店家 (白)

这一回煮熟倒是煮熟啦，这才真“飞了”哪。

(店家下。)

鸨儿 (白)

老爷，给您沏茶来啦。

(鸨儿向雪艳。)

鸨儿 (白)

好孩子，这不结了吗！早就该当好好地陪客。

莫怀古 (白)

鸨儿，我来问你，这雪艳乃良家女子，不愿为娼。不如卑人出些身价，将她赎出。

鸨儿 (白)

好容易她肯接客啦，我非叫她给我混个几十年，挣几百万不可！

莫怀古 (白)

你若阻拦从良，来来来，送你当官理论，管叫你人财两空！

鸨儿 (白)

老爷，您别生气。可是您得给我原来的身价！

莫怀古 (白)

那个自然。但不知身价银多少？

(鸨儿背供。)

鸨儿 (白)

我拿大价儿扛他一下儿。

(鸨儿向莫怀古。)

鸨儿 (白)

原价一万两。

莫怀古 (白)

放屁！哪有许多？

雪艳 (白)

她原来买奴之时，不过一百两银子。

鸨儿 (白)

哟，这么一会就变了心啦！

(店家、莫成同上。)

莫成 (白)

参见老爷！

莫怀古 (白)

见过你家二夫人。

(莫成不欲见雪艳，莫怀古怒。)

莫成 (白)

哦，二夫人！

(雪艳点头。)

莫怀古 (白)

银子可曾拿来？

莫成 (白)

拿来了。

(莫怀古向鸨儿。)

莫怀古 (白)

这是纹银二百两，拿去便了。但须写张身契！

鸨儿 (白)

我不会写字。

莫怀古 (白)

待我写来。

(莫怀古写。)

莫怀古 (白)

鸨儿，印上手押。

(鸨儿打手印。)

鸨儿 (白)

这位客官真细心！

莫怀古 (白)

莫成，你雇一乘车辆，将二夫人接回店中，明早一同启程进京便了。

莫成 (白) 遵命!
(莫成下。莫成、车夫同上。雪艳上车。)
雪艳 (唱) 此去如同离水火,
(雪艳、车夫、莫成同下。)
莫怀古 (唱) 小登科后大登科。
(莫怀古、店家同下。)
鸨儿 (白) 两天功夫, 赚一百两银子。正是:
(念) 烟花本是无耻事, 青楼来得造孽钱。
(鸨儿下。)

【第三场】

(四龙套引海瑞同上。)
海瑞 (引子) 执掌丝纶, 奉圣命, 金殿论文。
(念) 精通翰墨掌词林, 官拜文宗沐圣恩。上林春苑考才士, 门庭桃李自成荫。
(白) 下官、姓海名瑞字刚峰。官拜吏部尚书。今乃大比会试之年, 蒙圣恩钦点殿试文宗。所有会试进士, 今早已然发放试卷。眼看日色将暮, 想各进士当必交卷来也。
(莫怀古、众举子自两边分上, 同交卷, 同下。)
海瑞 (白) 试卷交齐。不免详列等第, 候圣上封官便了!
(唱) 人来与我把路引,
要把试卷奏当今。
(海瑞、四龙套同下。)

【第四场】

(雪艳上。)
雪艳 (唱) 奴本是薄命女遭遇不幸,
得遇那救命人纳为小星。
莫老爷去金殿廷试策论,
奴且在店房内等待好音。
(白) 奴、雪艳。苏州人氏。在妓院多蒙莫老爷赎身搭救, 纳为小星。虽是侧室, 却也十分恩爱。一路随同老爷进京。老爷会试得中, 今早入朝殿试去了。看看天色将晚, 老爷想必来也。
莫怀古 (内白) 莫成带路!
(莫成引莫怀古同上。)
莫怀古 (唱) 锦绣文章献金殿,
高跳龙门得意还。
(莫怀古、莫成同进, 雪艳迎。)
雪艳 (白) 老爷回来了?
莫怀古 (白) 回来了。
(莫怀古坐。)
雪艳 (白) 但不知今日殿试如何?
莫怀古 (白) 殿试题目, 倒也顺手, 文章十分得意。想必可以取中。
(莫怀古向莫成。)
莫怀古 (白) 向来殿试报录连夜而来, 你要等候了。下官有些劳乏, 要歇息去了。正是:
(念) 小楼一夜听春雨,
雪艳 (念) 深巷明朝卖杏花。
(莫怀古、雪艳同下。报录人上。)
报录人 (白) 报录的来喽!
莫成 (白) 你是作什么的?
报录人 (白) 报录的。
莫成 (白) 报的是哪位?

报录人 (白) 莫怀古莫大老爷，钦点翰林，榜下授为太常寺正卿。特来报喜。
(莫成向内。)

莫成 (白) 启老爷：老爷钦点翰林，榜下授为太常寺正卿。
莫怀古 (内白) 赏报录人纹银十两，喜报贴在门首。
莫成 (白) 遵命！
(莫成赏报录人银，报录人下。四青袍、门子各持官袍、带、履同上。)

门子 (白) 莫大老爷可住在此店？
莫成 (白) 正是，你们是作什么的？
门子 (白) 下役是太常寺衙役。少刻圣旨即下，我们先来伺候老爷更衣。
莫成 (白) 候着。
(莫成向内。)

莫成 (白) 有请老爷！
(莫怀古上。)

莫怀古 (念) 方上青云路，不觉红日升。
(白) 何事？
莫成 (白) 今有太常寺衙役特来伺候老爷更衣，预备接旨。
莫怀古 (白) 看衣更换。
(【牌子】。莫怀古更衣。)

海瑞 (内白) 圣旨下！
莫怀古 (白) 接旨！
(四龙套引海瑞持旨同上。)

海瑞 (白) 莫怀古跪听宣读！
(莫怀古跪。)

莫怀古 (白) 万岁！
海瑞 (白)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准莫怀古殿试，策对详明，榜下授为太常寺正卿。即刻上任。钦此。旨意读罢，望诏谢恩！

莫怀古 (白) 万万岁！
(莫怀古起，接旨，向海瑞。)

莫怀古 (白) 海老恩师在上，待门生大礼参拜！
(莫怀古拜。)

海瑞 (白) 罢了。
莫怀古 (白) 备酒与老恩师同饮。
海瑞 (白) 朝命在身，不敢久停。贤契急速上任去吧！请！
莫怀古 (白) 送恩师！
海瑞 (白) 免！
(四龙套、海瑞同下。)

莫怀古 (白) 笔砚伺候！
(【牌子】。莫怀古修书。)

莫怀古 (白) 门子过来，将书信连夜赶送钱塘傅夫人家内，就说下官新任，不能回家。今年冬月，一定告假还乡扫墓。一路小心，不可耽搁，去吧！
门子 (白) 遵命。
(门子下。)

莫怀古 (白) 莫成，将二夫人先行送至太常寺内衙，跟随老爷拜客去者。
莫成 (白) 遵命。
(莫怀古、莫成同下。)

【第五场】

赛希夷 (内白) 嗯呸！
(赛希夷上。)

赛希夷 (念) 全凭两眼观天下，要将八字定吉凶。
(白) 在下、赛希夷。我每日在这大街之上摆设相面卦摊，专断人吉凶祸福。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将卦摊摆好。

(赛希夷设桌。)

莫怀古 (内白) 莫成带路!

(莫成、莫怀古同上。)

莫怀古 (唱) 拜客回归旧路径,
(莫成、莫怀古同走圆场。赛希夷咳嗽, 莫怀古看。)

莫怀古 (唱) 那旁有个卖卜人。
(白) “赛希夷”“赛希夷”! 哦, 卖卜人好大的口气。倒要上前问个明白。
啊先生, 烦劳你与我相上一相。

赛希夷 (白) 原来是位尊官, 请坐! 但不知尊官贵姓高名?

莫怀古 (白) 下官莫怀古。

赛希夷 (白) 久仰啊久仰! 失敬啊失敬! 原来新任太常寺正卿莫大老爷。我看莫大老爷相貌端方, 气度不凡, 现在不用说了, 已是正卿之位, 欲知将来富贵, 还须揣骨一相。

莫怀古 (白) 你且相来!

(赛希夷向莫怀古脑后摸。)

赛希夷 (白) 妙啊! 莫大老爷你脑后有三台骨, 将来贵不可言。只是鼻梁端正, 主为人忠厚; 眉心过平, 主于心不仔细。印堂之上, 隐有煞纹, 只恐一二年内必有大祸。幸而你奴仆妻妾两宫有气有势, 将来大祸可仗妻妾、奴仆代你分忧解愁。君子问祸不问福, 我是直言无隐。莫大老爷切勿见怪!

莫怀古 (白) 先生金石之言, 自当谨记。哪有见怪之理? 啊, 先生你来看——
(莫怀古指莫成。)

莫怀古 (白) 我这仆人莫成, 生来相貌与我一般无二, 不知者往往以为是孪生兄弟。其实他乃奴随主姓, 生成一样的相貌, 却因何贵贱不同? 先生请道其详!

(赛希夷惊。)

赛希夷 (白) 不是莫大老爷说起, 我还诧异的很呢! 怎么这位是莫大老爷的掌家么? 我倒要相上一相。

(赛希夷看莫成, 摸莫成脑后。)

赛希夷 (白) 原来如此。虽然相貌一样, 只是脑后缺少三台骨。无怪你位居人下了。
(赛希夷看莫成。)

赛希夷 (白) 哎呀, 莫掌家、莫仁兄, 我有一言讲出, 你休得烦恼!

莫成 (白) 有话请讲当面, 却又何妨?

赛希夷 (白) 莫掌家, 你的相貌不但与你家老爷一般无二; 只恐将来你家老爷终身大事, 还要应在你的头上!

莫成 (白) 我家老爷什么终身大事, 应在我的头上? 倒要请教!

赛希夷 (白) 久后自然明白。

莫成 (白) 哎呀先生哪! 你欲言不言, 吞吞吐吐, 岂不闷煞人也? 你、你、你务要说明!

赛希夷 (白) 天机不可泄露。我有一言, 仁兄听了!
(唱) 穷通运命不一样,
分别生成与存亡。
为人当把忠义上,
留一个美名儿万古流芳。

莫怀古 (白) 卦礼在此。告辞了!
(唱) 莫成随我回衙往,

(莫怀古下。)

莫成 (唱) 不知吉凶怎样防!
(莫成下。)

赛希夷 (白) 看他主仆已去, 我不免把卦摊收起, 回家便了。
(赛希夷下。)

【第六场】

(四太监、大太监引万历帝同上。)

万历帝 (引子) 凤阁龙楼, 万古千秋。

(白) 孤、大明万历天子在位。今当早朝。
内侍，传孤旨意，有本早奏，无本退朝。

大太监 (白) 领旨！
万岁有旨：有本早奏，无本退朝啊！

陆炳 (内白) 陆炳有本启奏。
大太监 (白) 候着。
陆炳有本启奏。

万历帝 (白) 随旨上殿！
大太监 (白) 随旨上殿哪！
陆炳 (内白) 领旨！
(陆炳上。)

陆炳 (念) 忙将怀古本，奏与万岁知。
(白) 臣、陆炳见驾，吾皇万岁！

万历帝 (白) 平身。
陆炳 (白) 万万岁！
万历帝 (白) 陆卿上殿，有何本奏？
陆炳 (白) 今有太常寺正卿莫怀古，现因天交冬令，请假三月回乡祭扫。请旨定夺。
万历帝 (白) 莫怀古回乡扫墓，乃是追远孤思。恩赏假期三月，不必陛辞。太常寺正卿事由少卿署理。领旨下殿！

陆炳 (白) 谢万岁！
(陆炳、四太监、大太监、万历帝自两边分下。)

【第七场】

(傅氏上。)

傅氏 (引子) 老爷去为官，一载未回还。
(白) 妾身、傅氏。配夫莫怀古。去岁进京会试去了。幸喜春风得意，得中翰林。职授太常寺正卿。在京上任，一载未曾还乡。数月前也曾差人有书信到来，言道老爷进京之时，路过苏州，收了一个妓女，名叫雪艳，业经纳为侧室。早晚老爷在外，有人服侍，倒也免得妾身挂念。书中又曾言道，本年冬月老爷请假回家祭扫。屈指算来，已是十月光景。怎么还未见到来，好不令人挂念也！

(唱) 我夫君自去岁京都前往，
不觉得春夏过秋收冬藏。
数月前有差人把书信送上，
他言说到冬月回转家乡。
为什么此时节未见来往？
倒叫人思念切好不凄凉！

莫豪、
莫文禄 (内同白) 走哇！
(莫豪、莫文禄同上。)

莫豪 (四平调) 小莫豪放学归家门来进，
怀抱着圣贤书去见娘亲。
(白) 母亲在上，孩儿拜揖！

傅氏 (白) 罢了。
莫文禄 (白) 奶奶在上，文禄拜揖！
(莫豪推莫文禄。)

莫豪 (白) 得啦！你算什么东西，也来拜揖？
莫文禄 (白) 长幼尊卑，皆应有礼，岂可不拜？
莫豪 (白) 你还敢跟我犟嘴，我打死你这个小奴才！
(莫豪打莫文禄。)

傅氏 (白) 嗯！莫豪休得如此，他父子虽然是一伙人，他也是与你般长般大的孩童，岂可倚仗你是主人，举手就打，开口就骂？
(莫文禄哭泣。)

傅氏 (白) 下次改过才是!

莫豪 (白) 孩儿从此改过就是。
(莫豪向莫文禄。)

莫豪 (白) 好兄弟, 你别哭啦, 我拿糖给你吃。咱们一块玩儿去吧!

傅氏 (白) 还是这样顽皮! 你父亲前者寄来书信, 言道冬月还家, 怎么还不见回来呢?

莫豪 (白) 对啦, 敢情已经是冬月啦。
文禄, 咱们到门口儿瞧瞧去。多半我父亲带着你父亲许回来啦。
(莫豪拉莫文禄同下, 同上。)

莫豪 (白) 母亲, 说着说着, 我父亲真回来啦。
(莫怀古骑马、雪艳坐车、莫成背包袱同上, 莫怀古下马。莫文禄接马鞭, 雪艳下车, 傅氏迎接, 莫怀古、雪艳、莫成、傅氏同进。)

傅氏 (白) 老爷请坐!
(莫怀古坐, 雪艳站。)

莫成 (白) 参见夫人!

莫豪 (白) 参见父亲!

莫文禄 (白) 参见老爷!
参见父亲!

莫怀古 (白) 雪艳, 上前见过夫人。

雪艳 (白) 夫人在上, 雪艳大礼参拜!

傅氏 (白) 免礼。一旁坐下。

雪艳 (白) 夫人在此, 婢子焉敢就坐!

傅氏 (白) 一家之中, 不必过于拘礼。坐下讲话。

莫怀古 (白) 夫人赐坐, 你坐下何妨。

雪艳 (白) 如此谢过老爷、夫人!
(雪艳坐。)

傅氏 (白) 老爷高跳龙门, 职授正卿, 可喜可贺!

莫怀古 (白) 下官侥幸得此微末前程, 何劳夫人挂齿。但是妻随夫贵, 从今以后, 若有会见亲友喜庆大礼, 夫人便可冠带了。
莫成, 将凤冠霞帔献与夫人。
遵命!

莫成 (白) 虽然如此, 老爷居官, 妾身便是命妇; 老爷若是犯罪, 妾身便是犯妇了!
(莫怀古、雪艳、莫成、莫豪、莫文禄同失色。)

莫怀古 (白) 夫人何出此言?

傅氏 (白) 妾身一时失言, 有罪有罪! 后堂摆酒, 与老爷洗尘便了。
(众人同下。)

【第八场】

(四云童引雪神同上。)

雪神 (白) 吾乃雪神是也。现奉玉帝敕旨, 前来钱塘地方降雪。
众神童, 降雪者!

四云童 (同白) 啊!
(四云童同降雪。)

雪神 (白) 降雪已毕。
众神童, 收了威严者!

四云童 (同白) 啊!
(雪神、四云童同下。)

【第九场】

莫怀古 (内唱) 遍地漫天大雪降,
(莫怀古、傅氏、雪艳、莫成、莫豪、莫文禄同上。)

莫怀古 (唱) 一霎时花园内好似银妆。
有楼台和庭榭白玉一样，
山石旁一阵阵梅吐清香。
叫雪艳搀夫人暖阁来上，
叫莫成调杯箸共饮琼浆。
夫妻们且落坐把雪来赏，
眼看那天和地一色银光。

(莫成摆酒。)

莫怀古 (白) 夫人，你看园中雪景，十分好看。你我饮酒赏梅。真乃人生乐事。
傅氏 (白) 天气寒冷，这酒必须用火温热，方好饮下。
莫怀古 (白) 不是夫人提起，我倒忘怀了。咱家传家宝杯“一捧雪”，把酒斟在其中，夏天无冰自凉，冬日无火自温，遇有感受风寒之人，饮了“一捧雪”杯中之酒，立能将病治好，故此称为宝贝。但是家传至宝，从不轻用。今日对此美景。莫成，可将此杯取来，暖酒一饮。

莫成 (白) 遵命。

(莫成取杯斟酒，莫怀古、傅氏、雪艳同饮。【牌子】。)

汤勤 (内白) 走哇！
(汤勤上。)

汤勤 (唱) 连日里卖字画难得一饱，
身无衣腹无食大雪飘摇。

(汤勤走圆场。)

汤勤 (唱) 天寒冷道路滑不觉跌倒，
(汤勤跌倒。)

汤勤 (唱) 卧雪中谁救我性命一条！
(白) 冻死人也！
(莫怀古惊。)

莫怀古 (白) 哎呀！莫成，花园墙外，何人喊叫？
莫成 (白) 待奴去看。
(莫成出，看，向汤勤。)

莫成 (白) 你何人，为何倒卧在此？
汤勤 (白) 我乃卖字画的。只因身上无衣，腹内无食，大雪纷飞，天寒地滑，一时跌倒此地，难以行走。望管家你救我一救！

莫成 (白) 待我与你转禀一声。
(莫成入。)

莫成 (白) 启老爷：门外乃是卖字画之人，只因身上无衣，腹内无食，大雪纷飞，天冷地滑，故尔跌倒墙外。

莫怀古 (白) 既是卖字画之人，想必是一文人，如此落魄，甚是可怜。莫成，可将他扶入园内，在暖阁之前，我还要问话，赐济于他。

莫成 (白) 遵命。
(莫成出。)

莫成 (白) 卖字画的，我家老爷唤你，随我进来！
汤勤 (白) 腹中寒痛，两腿跌伤，难以行走。烦劳管家扶我一扶！
(莫成扶汤勤起。)

莫成 (白) 你在暖阁以外候着。
(莫成入。)

莫成 (白) 启老爷：卖画人已在阁外。
莫怀古 (白) 叫他进来。
莫成 (白) 现有夫人、二夫人在此，岂可叫他进入阁中？
莫怀古 (白) 既是斯文一脉，我们阁中取暖。岂可叫他雪中站立？不必拘泥，扶他进来！
莫成 (白) 遵命。
(莫成出，扶汤勤入。)

汤勤 (白) 小生汤勤拜揖！
(汤勤拜揖欲倒。)

莫怀古 (白) 不必行礼。且在那旁矮凳上坐下讲话。

汤勤 (白) 谢老爷!

(汤勤坐。)

莫怀古 (白) 你家住哪里, 姓甚名谁, 因何落魄至此?

汤勤 (白) 老爷容禀!

(唱) 家中被火产业净,
剩下孤身只一人。
汤勤二字是名姓,
无奈卖画暂为生。
天寒地冷实难禁,
因此跌倒地埃尘。

(白) 哎呀, 冷死我也!

莫怀古 (白) 莫成, 你且将酒一杯与他饮了, 赶出他腹中寒气, 再作道理。

(莫成斟酒与汤勤递。)

汤勤 (白) 小生腹内寒痛, 这冷酒不敢吃下。烦劳管家, 替我热上一热。

莫成 (白) 你只管吃下, 这酒本是热的。

汤勤 (白) 明明未曾用火温过, 怎说是热的呢?

莫成 (白) 你有所不知, 你看那桌头之上, 那个白玉杯儿, 名叫“一捧雪”, 乃是宝杯, 将酒斟在其中, 夏日无冰自凉, 冬日无火自热, 要是受了风寒感冒, 饮了此杯之酒, 立时痊愈。你且饮来!

汤勤 (白) 此杯有如此的好处, 待我饮来。

(汤勤饮。)

汤勤 (白) 哎呀, 果然酒是热的。一时寒气驱散, 腹中也不疼痛了。

莫怀古 (白) 可将残肴与他些吃, 腹内有食, 再为讲话。

(莫成与汤勤菜汤, 汤勤吃, 现丑态。)

莫成 (白) 酒饭够了么?

汤勤 (白) 连明日的都吃下了。

莫怀古 (白) 可将他字画拿来我看。

(莫成拿汤勤字画与莫怀古看。)

莫怀古 (白) 字是真草隶篆, 画是水墨丹青, 如此才能, 可惜呀可惜!

(莫怀古想。)

莫怀古 (白) 啊, 汤先生, 我看你才学甚好, 我意欲留你暂住我家, 待等下官假满, 随我赴京, 将来遇有机会, 可以将你保荐得一官半职, 不知你意下如何?

(汤勤起。)

汤勤 (白) 小生蒙大老爷赏赐酒食, 又要留住府上, 带我赴京, 恩德非浅。小生这里先行谢过!

莫怀古 (白) 不必谢了。

汤勤 (白) 但是尚未请示大老爷贵姓大名?

莫怀古 (白) 下官莫怀古, 乃新科翰林, 授职太常寺正卿。

汤勤 (白) 哎呀呀, 原来是莫大老爷, 小生失敬了! 来来来, 再行上一礼!

莫怀古 (白) 前已谢过了。

(汤勤边行礼, 边往上看。)

汤勤 (白) 上面坐的想是夫人了, 小生这厢有礼!

傅氏 (白) 汤先生不必多礼了。

(汤勤边行礼, 边看。)

汤勤 (白) 但不知这位是?

莫怀古 (白) 小妾雪艳。

汤勤 (白) 原来是二夫人, 小生这厢有礼!

雪艳 (白) 汤先生多礼了。

汤勤 (白) 这“雪艳”二字, 娇艳的紧, 对着这雪景清洁, 梅花艳丽, 二夫人的名字, 可称得起对景相称的了。

(雪艳不悦。)

莫怀古 (白) 莫成, 你可将汤先生引至书房, 更衣歇息, 明日再谈。我们也进入内室去了。

正是：

(念) 有意搭救多才士，
 汤勤 (念) 存心当报有心人。
 傅氏 (念) 慈心恐怕生祸事，
 雪艳 (念) 观其眸子知其心。
 (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十场】

(汤勤上。)

汤勤 (数板) 业已忘忧，不堪回首忆从头；只图富贵有，不分恩与仇；但得一步地，就要出风头。人家妻妾有，叫我怎罢休？只要宝杯、雪艳到我手，全把那天理良心一笔勾、一笔勾！

(汤勤坐。)

汤勤 (白) 在下、汤勤。只因那日跌倒雪中，被大老爷将我搭救，每日与我同桌而食，待如上宾，妻室不避。我看那莫大老爷事事不加细心，固然是个忠厚长者，但是自古道：忠厚是无用之别名。似此无用之人，他竟自高官厚禄，还有那“一捧雪”的宝杯，雪艳娘那般美妾。想我汤勤，精明强干，反不如他。正所谓“庸人多厚福”。老天呀老天！你也太不公道了！将来遇有机会，与雪艳娘子天缘有份，洞房一夜，就是不能同床共枕，死了也是甘心情愿的呀！

(莫成上。)

莫成 (念) 奉了老爷命，来请汤先生。
 (白) 啊，汤先生有礼了！
 汤勤 (白) 还礼。管家到此何事？
 莫成 (白) 老爷明日赴任，请汤先生一同前往。
 汤勤 (白) 但不知老爷可携眷赴任否？
 莫成 (白) 只因夫人多病，少公子在籍攻书，不便同去。
 汤勤 (白) 那雪艳娘子呢？
 莫成 (白) 一同前去。
 汤勤 (白) 老爷此去，少不得要带着那“一捧雪”宝杯了。
 莫成 (白) 身不离杯，杯不离身。一定要带去的。
 汤勤 (白) 如此妙得紧！
 莫成 (白) 什么“妙得紧”？
 汤勤 (白) 我的心事，你哪里知道？啊管家，我且问你：我看你的相貌与老爷好像孪生兄弟，不是衣服不同，就认不出了！
 莫成 (白) 汤先生，我的相貌虽然与老爷一样，却只是脑后缺少三台骨。所以有“贵贱”“主仆”的分别了。
 汤勤 (白) 三台骨生在脑后，外人轻易不知。倘若你穿起老爷衣服，外人一定错认你是老爷了。
 莫成 (白) 老爷衣服，我怎敢穿用！
 汤勤 (白) 哎呀呀，外人错认还不要紧，倘若那雪娘子花前月下思春之时，错把你当作老爷，莫管家呀，那时你恐怕也要代庖代庖。你真真艳福不浅哪！
 (莫成怒。)
 莫成 (白) 汤先生，你要放尊重些！倘被老爷听见此话，成何事体？
 汤勤 (白) 我不过一时取笑，管家你不要烦恼。但不知明日是水路而行，还是旱路而行？
 莫成 (白) 从钱塘上船，转道运粮河北上。尚有一事，老爷临行还要到各处辞行，烦劳汤先生先到岸边照应行李物件与二夫人登船。
 汤勤 (白) 照应二夫人登船？敢不效劳，敢不效劳！请！
 (莫成、汤勤自两边分下。)

【第十一场】

(船夫上，汤勤上。)

汤勤 (白) 来此已是钱塘江岸。远远望见二夫人车辆来也。
 (雪艳、车夫同上。雪艳下车，车夫下。船夫搭扶手，雪艳上船，欲跌，汤勤急扶，雪艳扶汤勤上船。)
 汤勤 (白) 好险哪！这还了得！吓了我一身大汗。
 (莫怀古骑马、莫成背包袱同上，汤勤迎，莫怀古、莫成同上船。)
 莫怀古 (白) 开船！
 (众人同下。)

【第十二场】

(中军上。)
 中军 (念) 奉了少保命，各处去报文。
 (白) 来此已是太常寺。门上有人么？
 (莫成上。)
 莫成 (白) 何事？
 中军 (白) 现有严少保文书在此，接下了。
 (莫成接书。中军下。)
 莫成 (白) 有请老爷！
 (莫怀古上。)
 莫怀古 (白) 何事？
 莫成 (白) 严少保有文书到来，老爷请看。
 (莫成呈书。莫怀古看。【牌子】。)
 莫怀古 (白) 原来如此。
 莫成，有请汤先生！
 莫成 (白) 有请汤先生！
 (汤勤上。)
 汤勤 (念) 忽听老爷唤，迈步到堂前。
 (白) 参见大老爷！
 莫怀古 (白) 恭喜汤先生！贺喜汤先生！
 汤勤 (白) 小生何喜之有啊？
 莫怀古 (白) 现有严少保行文到此，命各衙保荐文学人才。汤先生岂不有了出头之日了么？
 汤勤 (白) 小生原是跟随大老爷左右，以图报效。
 莫怀古 (白) 严少保乃是当朝宠臣，手眼通天。汤先生到了那里，如同平地登高，比在下官这里胜强百倍。不可失此机会。
 汤勤 (白) 容小生思忖思忖。
 莫怀古 (白) 你且想来！
 (汤勤背供，莫怀古起，偷听。)
 汤勤 (白) 闻听人言，严世蕃乃现在权臣，到了那里，自不愁升官发财。只是我心中忘不了雪——
 (莫怀古拍汤勤肩。)
 莫怀古 (白) “雪”什么？
 汤勤 (白) 这个！
 莫怀古 (白) 哪个？到底忘不了“雪”什么？
 汤勤 (白) 忘不了“雪中相救的大恩”哪！
 (汤勤假哭。)
 莫怀古 (白) 汤先生还是个有良心的人哪！
 汤勤 (白) 有良心的很哪！
 莫怀古 (白) 不必恋恋。待我修书。
 (汤勤背供。)
 汤勤 (白) 几几乎露了马脚，幸而我辩的好。哎呀闹了我一头冷汗哪！
 (汤勤磨墨，莫怀古修书。)
 莫怀古 (唱) 修书禀上严侍郎：
 此人名勤本姓汤，
 文才智慧韬略广，

将来定是一栋梁。
一封书信忙修上，

(莫怀古递书与汤勤。)

莫怀古 (唱)

先生后面整行装。

汤勤 (唱)

拜谢老爷将我引，
将来再报你的恩。

(汤勤下。)

莫怀古 (白)

汤勤此去，必能平步登云，也不枉我一片保荐之心也！

(唱)

一封书荐走了小汤勤，
他此去必定是直上青云。
迈步儿且把那二堂来进，
见了那二夫人再把话云。

(莫怀古、莫成同下。)

(完)